

並不閃閃發光的「牛人」



如是我見
楊不秋

(Davison Black)。

老實說，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步達生。文章讀完之後，我才知道他起始、主持並推動了北京周口店古人類遺址的發掘，他和其他很多人一起創立了協和醫學院。在他並不漫長的一生當中，至少有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協和醫學院兩件聞名於世又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大事，他都曾主導和參與，可見他是個多麼牛的人啊！但是他卻真的一點也不閃閃發光，後世對他知之甚少。如果馮唐不曾在協和醫學院讀書，不知他是否還會知道步達生其人，並感嘆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並不閃閃發光的牛人。

最近馮唐的一本散文集裏讀到《那些並不閃閃發光的牛人》。文中提到了協和醫學院的一位神經學和解剖學教授，加拿大醫生步達生

因為好奇，我又去查看了一些資料。原來，步達生醫生與另一位加拿大醫生白求恩都是出生在十九世紀晚期，還是安大略省「同鄉」，他們都在盛年之時，橫跨了大半個地球來到了中國，並且都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國走完了他們人生的最後旅程。而更為巧合的是，他們的人生篇章都在四十九歲那一年畫上了句號。

可是，顯然其中一位更加聲譽斐然，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無論老中青少，誰還能不知道「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故事，以及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揮金如土的習慣。而有關步達生的介紹，除了姓名、國籍和職業，就只有短短的兩三行字，包括他對北京猿人的學術命名。好在有馮唐，他在文章中也記下了步達生的軼事，包括他協和辦公室的隔壁當年是存放了很多葡萄酒的酒窖，還有，在步達生死後，那個知名的北京人頭蓋骨就消失了，而我們在歷史課本上看到的北京人頭蓋骨，只是複製品。馮唐說，要感謝步達生這樣研究冷僻學問的人，極牛的牛人卻並不出名，不閃閃發光，而他們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我想，白求恩也好，步達生也好，他們都是只談理想，有所專長和追求，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而他們身後留下那些或多或少的軼事，也表現出他們作為普通人的真實和平常。牛人和普通人，只要能一直堅持專長，做正確的事，總歸是會讓世界更美好的；出名不出名，會不會閃閃發光，又有什麼關係呢？

深秋時節，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終南山古觀音禪寺內的千年銀杏滿目金黃，吸引遊客參觀遊覽。

新華社

市井萬象



千年銀杏

珠寶設計的巧手



柏林漫言
余逾

那天好閨密瑞秋拉着我神秘地說：「我最近認識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姑娘，是個珠寶設計師，找時間我們一起去喝咖啡聊。」

「好呀，我正在想我有幾顆散落的珍珠不知道怎麼辦呢。」就這樣，我認識了這位在柏林生活的珠寶設計師，一位可愛的山東大妹子。我們約見面的咖啡館離我家步行不到十分鐘，住了這麼久我居然不知道這裏竟然藏着這麼有格調的咖啡館。顯然，她對柏林的文藝特質，比我熟悉得多。

這位漂亮大方的姑娘名叫依依，她三年前來到柏林，被疫情「困」在了這裏，最後就乾脆留了下來。跟大部分北方妹子一樣，沒等我們好奇開始發問，性格豪爽的她便一股腦地把她來柏林的緣由從頭到尾講了一遍。

原來，她來柏林是因為她網戀的澳洲男友在柏林工作。三年前本來是來看男朋友，不想卻被疫情各種管留了下來。於是就和男友結了婚，定居柏林。很快，她便愛上了這個藝術氛圍濃郁的國際化城市，也作為獨立設計師找到了很多合作機會和兼職工作。

話匣子打開了便關不住了，依依如數家珍地說起和她合作的一些時尚品牌，暢談她對各種珠寶市場的理解和未來趨勢等等。看來，她在柏林生活得如魚得水。

說到德語，她擺擺手說：「我簡直沒有時間學德語。學德語需要太多的時間和系統的學習，我現在在工作實

在太忙了。再加上我所在的時尚圈，在柏林工作的很多都是外國人，所以反而英語是最常用的交流語言。」

依依也時常會想念家鄉，跟其他華人時不時聚會是她閒暇時最喜歡做的事情。她的理由很單純，說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才能歡暢地講中文。她熱心地在華人們中組織了幾次小型「珍珠品鑒設計會」，給大家講珍珠的種類和鑒賞，並且還帶了很多時裝首飾配件和工具教大家如何DIY做首飾。

依依忙裡偷閒給大家幫忙，畢竟我們都熱衷於「設計」，但真要上手去把這些鐵絲和珍珠完美地串在一起，確實需要一雙巧手。有時候只需要她對設計稍微調整改動一點點，整個耳飾彷彿就靈動起來。

哪怕是一起喝咖啡，依依也忍不住時時刻刻「黏」在她的iPad上。有任何的設計靈感，她便會立刻抓起電子筆在iPad上塗塗畫畫；或者我們聊起某個喜歡的設計樣式，她也可以隨手畫出個樣子，聊她的「喜歡」和「不喜歡」。她安安靜靜認真畫圖的樣子，和聊天起來手舞足蹈時彷彿是兩個不同的姑娘。

就這樣，一個生活在柏林的山東姑娘，是許許多多年輕華人的縮影。他們熱情努力地生活，他們也思念家鄉。就這樣，平凡，又快樂。



▲珠寶首飾製作所需配件和工具繁多。作者供圖

遊京城紀曉嵐故居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只是有一次在酒樓

晚飯後眾人站在門外等車，我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冷得打顫，車一到就一個箭步上車，這是九次京城之旅唯一的冷。老舍說北京的秋天是人間天堂，筆者過往多次在秋天來京，但都因工作而來，每次來去匆匆，未及欣賞首都秋天的美。這次隨團上京雖屬工作交流，畢竟自己可以作一些彈性安排，心境和秋天一樣清爽。我們入住的酒店位於城南，城南故事多，聽說附近有不少老北京的歷史建築，便利用空餘時間出去遛躉。

紀曉嵐故居在珠市口西大街，靠近虎坊橋地鐵站，離我們住的前門建國飯店不遠。抵京後第一個上午是自由活動，我在酒店吃過早餐後便大步流星直奔這位「大清第一才子」的故居。這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門外掛了兩個大紅燈籠，兩扇木門的紅漆有些許剝落，在這位《四庫全書》總纂修去世二百年後，他的故居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大堂是介紹紀曉嵐一生的圖片展，庭院後面是閱微草堂舊址，兩百多年前，紀曉嵐就在這裏主編歷史巨著《四庫全書》，晚年《閱微草堂筆記》大部分也在這裏寫作，現在故居已恢復《四庫全書》編輯部的原貌，門口有紀曉嵐手書對聯「歲月舒長景，光華浩蕩春」。也許我來得比較早，遊客並不多，可以慢慢欣賞，細細品味。

這位「鐵齒銅牙」的大才子，任翰林院編修時禍從口出，被發配新疆烏魯木齊，發現這化外之地「綠野青疇，弦歌相聞」，竟然樂不思蜀。兩年後「恩賜賜還」，四十八歲的他猶豫是否學陶淵明唱「歸去來兮」，時值土爾其特部從沙俄東歸，紀曉嵐獻《御試土爾其特部歸順詩》獲乾隆讚



▲北京的紀曉嵐故居。作者供圖

賞，不僅官復原職，並且時來運轉，在五十歲天命之年，以七品芝麻官獲乾隆皇帝欽點為《四庫全書》總纂修，從此平步青雲，屢獲破格擢升，由從五品、從四品、正三品，直至從二品的內閣學士，進入權力中樞。歷時十四年編纂的《四庫全書》大功初成，紀曉嵐「調補兵部右侍郎，仍直閣事」，開調任仍兼原職之先例，八十二歲去世前加授太子少保銜，乾隆對紀曉嵐才華品流的欣賞，可謂無以復加。曾經風靡全國、由張國立主演的內地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本港電視台亦有播放，其中一個最引人入勝之處是紀曉嵐經常與和珅作對較量，劇情有真有假。沒有紀曉嵐，照樣會有《四庫全書》，但沒有乾隆，便沒有紀曉嵐。所以，魯迅稱紀曉嵐為「前清的世故老人」。

故居最後一進是「紀曉嵐書房」，最顯眼處擺放的是線裝《四庫全書》，還有各式紀曉嵐書法的高仿製品，也賣各式各樣的圖書，包括當代國家領袖的著作，我買了一本《紀曉嵐傳奇》，蓋上「紀府藏書」和「閱微草堂」兩個印章，作為留念。拜謁偶像，懷古思今，一個多小時的參觀，完成一個多年的心願。

回到香港，在書房翻箱倒櫃，找到那本一九八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閱微草堂筆記〉故事選》，這是一九八二年初我在廣州東山書店購買的小冊子，售價三毛五分。當年



修讀明清文學課，《閱微草堂筆記》是作為清代文言文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但原著二十四卷太難讀，讀這本小冊子可應付考試。逾四十年經歷多次搬家數十次藏書清理減負，這本小冊子仍然捨不得丟棄。《故事選》編者在「前言」介紹出版這本小冊子的初心：「粉碎林彪、『四人幫』封建法西斯的文化專制主義之後，廣大讀者迫切要求豐富文化生活、擴大知識領域，向四個現代化進軍，更使人們認識了在我國肅清封建主義思想餘毒的現實意義，要求從各方面加強對我們民族社會歷史傳統面貌的認識。選編者為順應這一要求，做了這個嘗試：就清代著名筆記小記《閱微草堂筆記》，擇優選輯成一個故事集。」遊北京紀曉嵐故居歸來，重讀以上文字，感慨萬千。

留守



人生在線
張君燕

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文文睜着眼睛睡不着。奶奶和弟弟大概是睡着了吧，在對面的床上發出輕微的呼嚕聲。

弟弟三歲多，正是好動的年齡，除了睡覺時安生一會兒，只要醒着，就滿山村裏跑。一會兒爬上石階，一會兒又站在了河邊，嚇得奶奶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後，生怕他不小心磕了、碰了。奶奶年齡大了，身體有些吃不消，中午弟弟睡着的時候，奶奶才能坐下來歇一會兒。文文心疼奶奶，趕緊給奶奶捶捶肩膀、揉揉腰。常年的勞作給奶奶留下了很多病痛，雖然奶奶不說，但文文都知道。有好多次，文文看見奶奶扶着門框才能站起來。

奶奶欣慰地摸摸文文的頭，把她攬在懷裏，問：「妞妞，想不想爸爸媽媽？」「不想。」文文靠在奶奶胸口，搖了搖頭。奶奶把她和弟弟照顧得很好，讓他們每天都能吃上熱乎乎的飯菜，穿上乾淨整齊的衣服。其實也有一點遺憾，奶奶不會用智能手機，沒辦法和爸爸媽媽打視頻，奶奶也不會騎車，沒有辦法帶

他們去縣城裏玩。

文文記得前兩年爸爸媽媽回來過年，帶她和弟弟去了縣城裏的遊樂場，裏面有很多好玩的東西，別說弟弟不願意回來，文文也流連忘返呢。縣城裏還有很多好吃的，可樂雞翅、紅燒肉、油燜大蝦、酸菜魚……弟弟塞得滿嘴都是，話都說不出來，一家人笑彎了腰。

文文咂了咂嘴，那些鮮美的味道彷彿又在唇邊了。奶奶不會做那些「高級」飯菜，爸爸媽媽匯來了錢，奶奶會去割二斤豬肉給他們燉肉吃。燉肉也很香，可文文還是會想念那些不一樣的味道。媽媽說，她會做可樂雞翅，也會做紅燒魚，等過幾年她和爸爸掙夠了錢，就再也不出去了，待在家裏，天天做給他們吃。

文文坐起身，窗外的月色很亮，文文拿起一本書翻看。這些課外書是爸爸媽媽寄回來的，他們說，小孩子要多讀書，讀書有很多好處。文文才讀了一頁就讀不下去了，裏面有好幾個詞語她都不認識，她也不知道那些詞語的意思。文文問過奶奶，奶奶也不認識。要是媽

媽在身邊就好了，媽媽肯定認識那些字。她可以躺在媽媽身邊，讓媽媽陪着她一起讀書，然後不知不覺地在媽媽懷裏睡着。

文文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張照片，那是他們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上的文文比現在小很多，弟弟也才剛出生不久。媽媽有一頭漂亮的長頭髮，文文隨媽媽，年齡很小頭髮就特別粗。爸爸又高又瘦，看起來還挺帥呢。好幾年沒見，不知道爸爸媽媽有沒有什麼變化，文文不確定，再見到他們時，是否能一下子認出來。文文記得父母帶她做過的事情，但他們的影像卻是模糊的，只有在照片上，文文才能將爸爸媽媽看得真切。文文曾無數次撫摸這張合影，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時候，她感覺自己能摸到媽媽滑溜溜的頭髮，還有爸爸高高的鼻樑。

當爸爸媽媽突然站在文文面前時，文文一時愣在原地，雙手僵促地撇着衣角，不知道該做什麼，弟弟認生，更是嚇得直往後退。直到爸爸媽媽拿出帶回來的玩具和零食，叫着他們的小名，弟弟才不再害怕，試探着走近爸

爸，最後被爸爸高舉起來，騎在肩頭。和照片裏相比，眼前的媽媽黑了一些，也胖了一些，但臉上的笑容依舊親切、溫和，文文走過去，撲向媽媽張開的懷抱。

「爸爸媽媽帶你們去我們打工的地方，等開學再把你們送回來，好不好？」爸爸笑着問。弟弟拍着小手，高興地蹦起來。聽爸爸說，那裏有好玩的遊樂場，有很多商店，還能吃上媽媽做的「高級」飯菜。

文文不吭聲，默默地低下了頭。媽媽拉起文文的手，問：「怎麼不說話？你不想爸爸媽媽嗎？」「想。」文文飛快地回答。「那就好。」媽媽笑起來，「快收拾東西，跟我們走。」「我不走。」文文的聲音很小，語氣卻很堅定。

爸爸媽媽呆住了，他們不明白文文到底在想些什麼。很多孩子都盼着爸爸媽媽帶他們去打工的地方呢！文文看了看奶奶，提高了聲音：「我們一走，就只剩下奶奶了。我不想讓奶奶一個人留守。」